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十三

徐灝學

毛詩一

詩序

釋文引沈重云案鄭詩譜意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不盡毛夏足成之或云小序是東海衛敬仲所作如沈說則每篇之序首句子夏所作其下申明大旨者乃毛公作也今案召南序云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而首章毛傳云盛極則墮落者梅也尙在樹者七鄭箋云梅實尙餘七未落喻始衰也謂女二十春盛而不嫁

至夏則衰次章傳云在者三也今急辭也箋云此夏鄉
晚梅之隋落差多在者餘二耳是毛鄭俱謂女盛年不
嫁過時而衰與序言男女得以及時相反然此二章毛
傳尙未顯言至卒章云三十之男二十之女禮未備則
不待禮會而行之者所以蕃育民人也是明明謂過時
矣由是言之小序非毛公作甚明衛宏從九江謝曼卿
受學作毛詩序見後漢書儒林傳較爲可據然則乃衛
氏足成之無疑矣

周南

關雎

正義曰毛以爲后妃思得淑女以配君子灑案此自是

鄭義非毛意也篇中所言寤寐反側乃詩人之詞先儒嫌其出自文王近於淫色故鄭君屬之后妃朱子以爲宮中之人其實皆詩人代言之耳序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關雎云者正指作此詩之人而言

君子好逑

關雎篇君子好逑毛傳逑匹也鄭箋怨耦曰仇能爲君子和好泉妾之怨者釋文逑本亦作仇臧氏琳曰禮記緇衣漢書匡衡傳後漢書邊讓傳注爾雅釋詁注文選景福殿賦注琴賦注嵇叔夜贈秀才入軍詩注俱引作君子好仇徧攷毛詩如公侯好仇與子同仇賓載手仇詢爾仇方皆作仇今作逑爲後人私改灝案鄭云怨耦

通志卷之三
曰仇則箋本亦作仇爾雅釋詁曰仇讎匹也似作仇爲
正然二字俱通用或師傅異讀非必後人改之也逮匹
本字當作讎說文云讎雙鳥也讀若疇蓋雙鳥爲讎引
申爲凡相匹對之稱假借作逮仇耳鄭君以怨耦爲解
卽因仇字望文生義故說詩者不可不知假借例也

采采卷耳

卷耳篇采采卷耳毛傳采采事采之也灝案采之訓事
雖本爾雅然事采連文殊不成義采采蓋詩人複語耳
詩凡言草木名用雙字者重言采采如采采卷耳采采
芣苢是也用單字者則以二采字疊句如采芣采芣采
苦采苦采葑采葑是也

我馬元黃

我馬虺隤我馬元黃王氏引之曰爾雅曰虺頽元黃病也凡物病皆得稱之小雅何草不黃何草不元元黃亦病也猶言無草不舛無木不萎也灝案古訓元爲黑凡物之病非黑卽黃說文曰黹白而有黑也黹赤黑也黹淺青黑也黹黃濁黑也又曰黹赤黃也黹黃黑色也黹青黃色也黹白黃色也段氏注云黹赤之敝而黃也黹黑之敝而黃也黹青之敝而黃也黹白之敝而黃也灝謂黹黹等字亦同此意黹白之敝而黑也黹赤之敝而黑也黹青之敝而黑也黹黃之敝而黑也五色之敝皆有黑有黃故以元黃爲病夫元黃者天地之色也萬物

以是始亦以是終其理微矣

汝墳

汝墳毛傳汝水名也墳大防也爾雅釋水郭注引詩作遵彼汝墳御覽地部三十六同蓋本於三家水經注汝水篇云汝水又東南逕奇額城西北今南潁川郡治也潰水出焉世亦謂之大潁水爾雅曰河有雍汝有潰然則潰者汝別也以上鄭注詩汝潰連言常指潰水序曰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則非謂大防明矣序墳字亦當作潰

召南

亦既見止亦既覯止

草蟲篇亦既見止亦既覯止覯猶見也此古人複語鄭箋引易男女覯精爲說似未然詩有數章同用一句者有易一字而其義同者有重疊兩句者有疊句亦易一字者此全詩通例也

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篇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毛傳尸主齊敬季少也少女微主也古之將嫁女者必先禮之於宗室牖用魚芼之以蘋藻鄭箋云主設羹者季女則非禮女也禮女即醴女女將行父禮之而俟迎者蓋母薦之無祭事也祭禮主婦設羹敎成之祭更使季女者成其婦禮也季女不主魚魚俎賓男子設之其棗盛蓋以

黍稷灋案昏禮父醴女而侯迎者不於宗子之家毛公豈不知之今云先禮之於宗室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卽謂教成之祭非謂醴女王肅述毛云禮之宗室謂教之以禮於宗室是也鄭蓋設會毛意鄭云季女主設羹而不主魚於經亦無明據然毛鄭皆以此詩爲將嫁女者教成之祭則並非也昏禮主人謂女之父未有女子將適人而自爲主者若教成之祭旣於宗室行事則當宗子主之尤不得以女爲主也又祭禮祇有主婦設羹無季女設羹之文且此詩及序皆不言嫁女則非教成之祭明矣毛鄭蓋因詩有宗室季女字疑爲女子將嫁教於宗室遂致斯誤王肅謂此篇所陳皆是大大妻助夫氏之祭似爲得之蓋

采蘋爲諸侯夫人助祭之詩采蘋爲大夫妻助祭之詩

其事相類故左氏以采蘋采蘋並舉見隱三此序云采

先祖共祭事與采蘋序云夫人可以奉祭祀同義宗室

牖下謂宗廟正室內之牖下鄭箋云牖下戶牖閉之前

鄭以此詩爲女將嫁教成之祭故云爾戶謂祭祀之戶蓋大夫妻祭其祖

姑而季女爲尸也季女爲少婦也助祭當有男尸今但

言女者詩言婦人之事各有所當也士虞禮記男男尸

女女尸少儀曰婦人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是女尸經

有明文毛鄭未悟常祭皆有女爲尸而訓尸爲主遂不

可通耳餘詳禮記婦人爲尸條下

素絲五紵 素絲五紵 素絲五總

王氏引之曰羔羊篇毛傳曰純數也絨縫也總數也絨
訓爲縫本於爾雅蓋以界域之義今釋三章文義實不
當如爾雅所訓純絨總皆數也西京雜記曰五絲爲緇
倍緇爲升倍升爲絨倍絨爲紀倍紀爲綬倍綬爲緹緇
風九罏釋文曰綬字又作總然則絨者二十絲總者八
十絲也純之數今失其傳釋文純本又作侘春秋時陳
公子佗字五父則知五絲爲純卽西京雜記之緇矣灝
案王氏引西京雜記以證純絨總之數而其用仍未明
古衣冠之制以絲數爲差者唯喪服爲然此所用絲非
其義也毛傳云古者素絲以英裘亦未詳其說竊謂爾
雅訓絨爲縫未可輕非純絨總疑皆縫紉之名純與侘

音義略同說文云拊曳也曳者牽引之義蓋以素絲綴裘於衣耳絨以革言謂集皮爲裘聯合之際如界域然也總以縫言謂縫以成衣也

迨其謂之 遐不謂矣

標有梅篇求我庶士迨其謂之小雅臨桑篇心乎愛矣遐不謂矣謂猶告語也迨其謂之者庶幾其告之也遐不謂矣者何不告之也楚辭懷沙篇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言不可告語也箋訓謂爲勤靡本雅訓然其義轉晦

無感我帨兮

野有死麕篇無感我帨兮毛傳感動也韻案感古撼字

莊子山木篇感周之頽馬融長笛賦感迴颺而將頽枝
乘七發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皆搖撼觸動之義司
馬彪李善並云感觸也廣雅曰撼動也是感撼義同

邶風

微我無酒

柏舟篇微我無酒以敖以遊毛傳非我無酒可以敖遊

忘憂也灝案微疑是語詞古微通作無無亦語詞也

詳見

王氏
釋詞

不可以茹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毛傳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灝案
度如過度之度鑒能度人之形故曰茹釋文度音待洛

反蓋依鄭箋作音非毛意也

寤辟有標

靜言思之寤辟有標毛傳辟拊心也標拊心貌顯案毛訓標與辟同義似文複而贅辟讀曰擗孝經擗踊哭泣益辟擗古今字說文云標擊也此有字與邊豆有踐躐給有夷之類異義有當讀爲又古有又字通言旣拊心又自擊耳寐字則遙承上文耿耿不寐而言

頡之頡之

燕燕篇燕燕于飛頡之頡之毛傳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頡段氏玉裁謂上下轉寫互譌頡與頁同音頁古文隨飛而下如隨首然故曰頡之亢引申爲高故曰頡之

見說文注 顓案段說非是鳥飛而上必昂其首故謂之頡飛

而下則見其亢爾雅釋鳥曰亢鳥曉故謂之頡上下字不誤易小

過象傳虞注飛下稱亢即本毛義是其明證說文云頁

頭也从頁从儿古文頡首如此頁者頡首字也非謂頁

為頡也辨見說文箋段氏既謂頡與頁同音又云頁古文頡

兩失之矣東方朔畫贊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

傲世揚雄解嘲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所謂頡頏者皆

與世浮沈之意段氏以為強項傲物亦非也

願言則嚏 願言則懷

終風三章寤言不寐願言則嚏毛傳曰寤眙也鄭箋云

言我願思也寤讀當為不敢嚏咳之嚏我其憂悼而不

能寐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嚏也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
古之遺語也四章寤言不寐願言則懷傳曰懷傷也箋
云懷安也汝思我心如是我則安也釋文云寤本又作
嚏又作寤鄭作嚏灝案毛訓寤爲跽與狼跽傳同是毛
本作寤鄭作嚏然鄭讀寤爲嚏而未嘗改字唐石經乃
依箋徑改作嚏而各本皆從之其作寤者卽寤之譌或
又加口爲嚏也鄭讀寤爲嚏似不如毛義爲長毛訓寤
爲跽說文云跽躓也又云寤寤不行也二義相近序云
衛莊姜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蓋雖見侮慢
尙望其來相見故次章云惠然肯來度幾其來也而竟
莫往莫來矣三章云寤言不寐願言則寤言語詞也思

其來至而寔礙不行也然猶終望其來故卒章云願言則懷爾雅釋詁曰懷至也釋言曰格懷來也齊風南山篇既曰歸止曷又懷止箋云懷來也周語曰無所依懷韋注懷歸也其義略同含思婉轉用意深摯千載下讀之尙如見其情也

淺則厲 在彼淇厲

匏有苦葉濟有淺涉淺則厲淺則揭毛傳濟渡也由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由帶以上也揭褰衣也爾雅釋水曰以衣涉水爲厲繇郝以下爲揭繇郝以上爲涉繇帶以上爲厲戴氏震毛鄭詩攷正曰旣以衣涉水矣則何不可涉似與詩人言不度淺濊將至於溺不可

救之意未協說文礪履石渡水也引詩淺則礪字又作
溺省用厲水經注河水篇云段國沙州記吐谷渾於河
上作橋謂之河厲此可證橋有厲名詩之意以淺水可
褰衣而過若水深則必依橋梁乃可過喻禮義之大防
不可犯衛詩淇梁淇厲並稱厲固梁之屬也足以證說
文之有師承矣瀾案說文訓礪爲履石渡水蓋本於三
家履石渡水多在崖岸之旁故廣雅曰隤崖厲方也方
猶旁也衛風在彼淇厲謂在崖岸之旁也此乃瀾之本
義引申之則凡涉水而渡者皆曰瀾故說文訓涉爲徒
行厲水上林賦云越壑厲水大人賦云橫厲飛泉是也
又因之凡築石爲橋梁以渡者亦謂之厲故橋有厲名

水經注所引沙州記吐谷渾於河上作橋謂之河厲是

也然詩意似不以厲爲橋梁

邵氏二雲王氏伯申皆已聚之而其所說以衣涉水

之義爲未協

蓋謂水淺可褰衣而過漢則厲水而行此漢字

但對淺言爲少漢非謂其漢至數尺也不可拘泥厲之

字義毛公謂以衣涉水許君言厲石渡水義得兩通傳

云濟渡也繇鄰以上爲涉釋濟有漢涉也以衣涉水爲

厲釋漢則厲揭褰衣也釋淺則揭而又有謂繇帶以上

也六字橫互句中文字氣頗覺不順釋文引韓詩至心曰

厲此蓋淺人以韓義增竄毛詩爾雅繇帶以上爲厲句

亦後人據誤本毛傳增之蓋爾雅既曰以衣涉水爲厲

不得復言繇帶以上爲厲也

辨見爾雅釋水

此詩以漢涉爲

之犯禮而行故爾雅毛傳以水過郝喻至淡非謂其可
行也若水至帶上猶以爲可和衣而涉是真所謂不度
淺深違禮義不由其道者矣豈風之人旨哉

濟盈不濡軌

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毛傳由轡以上爲軌釋文云
軌舊龜美反謂車轉頭也依傳意空音犯案說文云軌
車轍也從車九聲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轉頭
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李成裕曰軌字自有二義其
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轉頭者則少
儀之祭左右軌范是也少儀注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
軌軌與軾於事同今本事譌作車據孔疏改正謂轉頭也軌與范聲

同謂軾前也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滿
鷺盈鳴軌牡用韻甚密若作軌則出韻矣當用鄭轡頭
之說爲確鄭注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

轍非車上之物不可以言濡矣王氏念孫曰成裕此說
足證唐以後傳注相沿之誤毛傳由輶以上爲軌輶本
作軸古輶軸同聲故軸誤爲輶軌上當有濡字寫者脫
去耳灝案李氏之說是也毛傳亦指輶頭而言輶之入
輿底者與軸十字相交軸在輶上輶頭卽軸之兩端渾
言之則曰由輶以上爲軌耳王氏以輶爲軸之誤又於
軌上增添字轉支離矣

不我屑以 不屑髦也

谷風篇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毛傳屑絜也瀨案說文云
屑動作切切也引申爲凡有所脩治之稱古通作潔周
語曰姑洗所以脩潔百物是也故屑訓爲絜然此非其
義也動作謂之屑故凡有所不爲者謂之不屑因之爲
無意于事之稱不我屑以者言無意于我也鄘風君子
偕老篇鬢髮如雲不屑髭也言其髮美不須爲髭也
詩餘
孟子不
屑不潔

汎汎其景

二子乘舟篇汎汎其景毛傳曰汎汎然迅疾而不礙也
釋文景如字或音影正義曰觀之汎汎然見其影之去
往而不礙王氏引之曰景讀如憬魯頌泮水篇憬彼淮

夷傳曰憬遠行貌下章言汎汎其逝正與此同意灝案
憬彼洎夷之憬訓遠行貌非字之本義若以景通作憬
而訓爲遠行益覺強相牽合此景卽景象之景漢書梅
何景也蘇林
曰景象也竝無淡義故毛鄭皆不釋汎汎其景言其
景象汎汎然耳

鄘風

中冓之言

牆有茨篇中冓之言毛傳中冓內冓也灝案說文冓交
積材也卽堂冓之義冓者積材所成也中冓猶言內室
故毛云內冓漢書梁平王襄傳谷永上疏曰不窺人閨
門之私聽聞中冓之言應劭曰中冓材冓在堂之中也

此先儒相傳舊說與毛同義的禮內言不出於閭卽此義也鄭箋云宮中所葺成此頑與夫人淫昏之語非也

不可襄也

不可襄也毛傳曰襄除也灝案襄讀爲攘離騷忍尤而攘垢王注攘除也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鄭箋云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定昏中而正謂小雪時灝案衛文公元年當周惠王十八年歲次壬戌距今同治六年丁卯凡二千五百二十六年今測得丁卯年小雪初候戌初初刻七分少弱營室中依歲差約之二千五百餘

年應早一時許是小雪酉初初刻昏中與康成說合胡氏銓謂春秋城築皆以定星中此非土功時蓋不知而妄說也今爲辨之並布筭如左

同治六年丁卯小雪初候戌初初刻七分曆室甲上距周惠王十八年壬戌凡二千五百二十六年減一年以二千五百二十五年與歲差四十五秒二十微相乘得一十一萬三千六百二十五秒五萬。五百微通之爲一十一萬四千四百六十六秒四十微以萬。四百六十微通爲八是爲星行三十一度四十七分四十六秒四十微每度三千六百秒以三十一度餘二千八百六十六秒四十微又以二千八百六十六秒四十微爲四十七分餘四十六秒四十微此二

千五百餘年歲差總數也乃以星行一度爲一率時
行四分爲二率星行三十一度爲三率求得四率時
行一百二十四分以一百二十分收爲二小時餘四
分又以四十七分一五除之星行十五分
時行一分得三分與
所餘四分相加共七分仍餘四十六秒四十微又各
一五除得三秒六微是爲二小時七分三秒六微自
午正初刻起筭至戌初初刻七分凡七小時七分內
減二小時七分得五小時是爲衛文公元年小雪初
候酉初初刻營室中

駭牝三千

駭牝三千毛傳馬七尺以上曰駭駭馬與牝馬也灝案

周禮度人云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騊此以其
高大而貴重之因異其稱詩言騊牝舉其可貴者而言
也凡畜尤重牝故曰騊牝三千者盛美之辭左氏閔二
年傳衛文公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是其車
馬之盛傳有明文矣爾雅云騊牝騊牝卽釋此詩蓋古
音讀騊如騊故以騊牝釋詩之騊牝集傳云蓋其所畜
之馬七尺而牝者亦已至於三千之眾矣其說甚明此
句本無與義因毛傳分騊與牝爲二而爾雅之文又爲
後人所亂遂紛如聚訟至今猶未已矣餘見爾雅

衛風

采芣苢

淇奥篇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毛傳綠王芻也竹篇竹也
灝案爾雅釋草萊王芻郭注萊葍也今呼貽腳莎又竹
篇蓄注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是毛以綠竹爲二
物文選魏都賦曰南瞻淇澳則綠竹純茂卽用此詩然
其意似謂竹竿之竹李善引漢書溝洫志下淇園之竹
然則淇園固多竹至漢時尤盛本有明徵詩人所詠恐
非王芻篇蓄也

倚重較兮

淇奥篇倚重較兮毛傳重較卿士之車灝案重較之制
傳記皆無明文考工記曰六尺有六寸之輪又曰輪崇
車廣衡長參如一參分車廣去一以爲隧參分其隧一

在前二柱後以採其式以其廣之半爲之式崇以其陔之半爲之較崇是車廣六尺六寸深四尺四寸一柱前者一尺四寸三分寸之二二柱後者二尺九寸三分寸之一式高三尺三寸較高於式二尺二寸通高五尺五寸式之左右折而向內爲車箱之兩旁二柱後爲較所立處重較蓋立於元較之前下於元較一等以二尺九寸三分之度分立兩較也

碩人之邁 碩人之軸

考槃篇考槃在阿碩人之邁毛傳邁寬大貌鄭箋邁飢意段氏玉裁曰毛鄭意謂邁爲款之假借爾雅款足者謂之兩漢志作空足曰兩楊王孫傳款足爲區服虔曰

窠空也淮南書窠者主浮注窠空也讀如科條之科然則適款古同音許君亦曰窠空也毛鄭說皆取空中之意顧案段訓適爲空是也以爲款之假借則少迂折矣過者錫之假借耳方言曰車釭齊燕海岱之閒謂之錫說文曰釭車轂中鐵也釋名曰釭空也其中空也字亦作輶通作過史記荀卿傳炙轂過髡正義引劉向別錄曰過字作輶輶者車之盛膏器也蓋車轂中空傳之以鐵塗膏以利轉軸謂之車釭鍋者空之貌也輶與窠聲近義同說文亦曰窠空也二章曰碩人之適故三章曰碩人之軸軸亦空也釋名曰軸抽也入轂中可抽出也軸抽而轂空因之軸亦訓空矣寬也過也軸也其義一

而已矣

曾不容刀

河廣篇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鄭箋小船曰刀釋文云字書作舠說文作舠正義曰說文作舠顏案今說文無舠字釋名云三百斛曰舠舠紹也紹短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據此則舠爲大船矣此猶可曰古今殊制也說文云舠船行不安也从舟从𠂔省讀若兀則雖有其字而音絕異矣然猶可曰後世音變或說文經後人竄改也要以古音攷之則刀在豪部朝从舟聲在幽部亦不相協且如詩以刀爲船毛傳不應略而不論西漢以前書傳絕少舠字竊疑古

簡磨滅自譌爲𠂔古音舟朝同部至諧也

王風

暵其濕矣

中谷有蕓篇一章中谷有蕓暵其乾矣毛傳曰蕓離也
暵菸貌陸草生於谷中傷於水二章暵其脩矣傳曰脩
且乾也三章暵其濕矣傳曰離遇水則濕箋云離之傷
於水始則濕中而脩久而乾王氏引之曰暵爲狀乾之
辭非狀濕之辭可云暵其乾不可云暵其濕也此濕與
水濕之濕異義濕亦且乾也廣雅有暵字云暵也眾經
音義引通俗文曰欲燥曰暵玉篇暵正立切欲乾也古
字假借但以濕爲之離之乾乃傷於旱非傷於水也灝

案廣雅通俗文玉篇所載暝字訓爲欲燥是由濕而乾若不傷於水則本自乾燥何爲欲燥乎脩爲乾肉亦是由濕而乾故僭用其義三覆詩辭當是傷於水而非傷於旱也凡物傷於水則其乾也倍燥草木尤甚故詩人因以起興說文灋水濡而乾也引詩灋其乾矣蓋本於三家義與毛同然則灋其本義嘆乃假借耳王氏並以說文爲誤尤有未審

鄭風

匪我思且

出其東門篇匪我思存匪我思且瀨案且讀爲徂釋詁曰徂存也箋云匪我思且猶非我思存

齊風

猗嗟名兮

猗嗟篇猗嗟名兮美目清兮毛傳目上爲名目下爲清
灝案名清字義皆與目無涉古無訓目爲名爲清者且
旣言目上又言美目復言目下文複而贅殊不成義此
詩首章猗嗟昌兮頎而長兮傳曰昌盛也三章猗嗟變
兮清揚婉兮傳曰變壯好貌則此名字當亦同例蓋形
容其目之美而非謂目爲名也然目上爲名見於爾雅
不宜有誤尋繹雅訓之例有正釋本義者有釋其引申
假借義者而釋訓一篇則多渾舉詩詞而釋之如云丁
丁嚶嚶相切直也丁丁本伐木聲嚶嚶本鳥鳴聲而相

切直乃釋詩之大旨非以訓丁丁嚶嚶也晏晏旦旦悔
爽貳也晏晏自屬言笑旦旦自屬信誓而悔爽貳亦釋
詩之大旨非以訓晏晏旦旦也其餘不可枚舉猗嗟名
兮目上爲名亦同此例蓋詩言猗嗟名兮乃歎其目之
美故爾雅因曰目上爲名亦渾舉詩詞而釋之耳毛公
訓詁亦有此例如莫莫茂也見廣雅而周南之維葉莫莫
傳因是刈是穫而訓爲成就之貌大雅莫莫葛藟傳因
施于條枝而訓爲施貌召南被之僮僮被之祁祁皆形
容首飾之盛傳因祭祀而訓僮僮爲竦敬祁祁爲舒緩
是也說見王氏經義述聞此傳有所未審而又增目下爲清以實
之失其旨矣自誤以名爲目上之稱後又加目旁爲昭張衡西京賦昭貌流暉薛綜注昭眉睫之開

通介堂經說卷十四

徐頤學

毛詩二

魏風

汾沮洳

序曰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釋文云其君子一本無子字灝案有子字者是也詩言公路公行公族其非指國君明矣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岵篇上慎旃哉猶來無止鄭箋止者謂在軍事作部列時孔疏云若至軍中在部列之上當慎之哉可來乃

來無止軍事而來若止軍事當有刑誅故漢戒之灝案

上尙古字通

上漢石經作尙

上慎旃哉之上語詞也非謂在部

列之上也止亦非謂止軍事也箋疏皆未得其義嘉應
張氏其翰曰止執也左氏隱十一年傳公之爲公子也
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杜注內諱獲故言止哀十二年
傳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
將止之杜注止執也灝謂張說是也猶來無止猶與尙
同尙廣幾也序云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故願其勿
被執而留止於彼國也下章無棄無外語意竝同

唐風

王事靡盬

王氏引之曰鴉羽曰王事靡盬不能蓺稌小雅四牡

曰王事靡盬我心傷悲杜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采薇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王事靡盬不遑將母杜

杜曰王事靡盬繼嗣我日又曰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杜

傳箋訓盬爲不堅固如其說則是王事無不堅固是

以勞苦不息勞苦不息是以不得養父母王事靡盬之

下須先述其勞苦不息而後繼之以不能蓺黍稷云云

始失之迂矣盬者息也王事靡盬者王事靡有止息也

王事靡息故不能蓺黍稷不遑啟處不遑將父母也爾

雅曰苦息也苦讀與靡盬之盬同周官鹽人共其苦盬

杜子春讀苦爲盬猶靡盬之盬通作苦也瀨案王氏以

鹽通作苦乃訓爲息尙覺迂折愚謂靡當如國家靡敝
之靡小爾雅曰靡細也高唐賦蕙草靡靡洞簫賦被淋
灑其靡靡皆形容其纖細之詞少儀云國家戶敝鄭注
靡敝賦稅亟也鹽者鹽田斥裂之義王事靡盬蓋言其
煩苛細碎耳

秦風

鋈以履鞮

說文角部釃環之有舌者或作鍤段注云秦風鋈以釃
鞮通俗文曰缺環曰釃許與服不同服謂如玦許謂環
中有橫者以固系灋案許服二說似異而實同段未得
其形耳蓋此環一面曲垂於外其形作了略如凸字側

視之形就其下垂而言謂之舌指其中缺處則謂之缺耳秦風正義引釋名曰游環在服馬背上騶馬之外轡貫之游移前卻無定處故曰游環又曰軛者納騶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鐻以上正義案鐻卽游環也所以爲舌形者蓋環旣游移前卻轡亦往來無定有舌以制之使轡入其中所繫乃定也

陳風

越以鞿邁

東門之枌篇越以鞿邁灝案鞿通作鞿釋詁曰鞿至也至與行義相通鞿邁猶行邁也

可以樂飢

衡門篇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傳曰樂飢可以樂道忘飢鄭箋泌水之流洋洋然飢者見之可飲以療飢灝案如傳說可以樂道忘飢而但云樂飢則不詞甚矣箋讀爲療是也說文療治也或作療列女傳楚老萊妻篇引此詩正作可以療飢唐石經作療飢

邶風

素冠

序曰素冠刺不能三年也灝案此詩次章聊與子同歸今傳云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箋云欲之其家視其居處三章聊與子如一兮則直欲與之同服喪服矣古人雖不忌諱亦不至是序見素冠素衣素韠誤記爲喪

服故云爾然素韠大夫之制皮弁以白鹿皮爲之則素韠素冠非喪服甚明小序未可盡信也鄭風有女如荼毛傳以爲喪服亦同此誤如荼言其白言其美故曰雖則如荼匪我思且非以其喪服也

幽風

以介眉壽 遐不眉壽 眉壽無有害

七月篇以介眉壽毛傳眉壽蒙眉也小雅南山有臺篇遐不眉壽傳曰眉壽秀眉也魯頌閟宮篇眉壽無有害鄭箋眉壽秀眉亦壽徵王氏引之曰方言眉老也東齊曰眉爾雅曰老壽也眉訓爲老老訓爲壽則眉與壽同意傳箋皆以眉壽爲秀眉案眉必秀而後爲壽徵若但

言眉則少壯者皆有之無以見其爲壽矣說眉壽者當據方言爲義不得如毛鄭所云也灝案詩言眉壽未嘗但言眉但言眉而訓爲老者方言也王氏旣曰但言眉無以見其爲壽而又曰當據方言爲義不得如毛鄭所云此何說邪揣其意蓋以爲眉直訓老詩言眉猶曰老壽而非關秀眉不知方言所以得訓眉爲老者其義實本於秀眉蓋語言文字有相因而省者老人多秀眉謂之眉壽因之眉訓爲老如斯之類未可枝舉知眉可訓老而不知其義本於秀眉猶未爲達詁也

熠燿宵行

京山篇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燐也燐焚火也釋文燐又

作熒熒作螢正義曰釋蟲云螢火卽炤舍人云螢火卽
夜飛有火蟲也本 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諸文皆
不言螢火爲熒熒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
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熒未爲得
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
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眾說竝爲螢火近得寶
矣灝案熠燿與卽炤一聲之轉其爲螢火甚明然細繹
毛意亦非謂鬼火蓋古無螢字假熒爲之或謂之熒熒
亦熒熒之火也毛云熠燿熒也熒熒火也正恐人誤認
爲鬼火故詳言之孔冲遠未得其旨耳如毛以爲鬼火
但云熠燿熒也其意已明又何煩復贅熒熒火也四字

乎以是明之

烝在栗薪

有藪瓜苦烝在栗薪毛傳烝眾也言我心苦事又苦也
灝案烝與蒸同小雅無羊篇以薪以蒸箋云灝曰薪細
曰蒸是也烝在栗薪猶言薪是樓薪小雅大東篇箋云
樓薪亦猶析其柞薪薪之細者曰蒸故引申之
義爲析毛訓爲眾眾多亦分析義也

伐柯伐柯

伐柯篇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正義曰執柯以伐柯比而
視之舊柯短則如其短舊柯長則如其長其法不枉遠
也中庸引此二句乃云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

遠以作者言其不遠明有嫌遠之意故言猶以爲遠
案柯之長短若無定制則任人爲之設有舊柯短而今
欲爲長者將何所取泐乎孔說非也今案考工記曰一
榻有半謂之柯鄭注伐木之柯柄長三尺引此詩云云
是三尺爲柯之定制故曰其則不遠耳又疏說中庸引
詩之言亦誤會經悞中庸言道不遠人而人以爲遠如
此則雖執柯以伐柯取泐至近者亦可謂之遠矣何則
蓋執柯以伐柯亦須比量而得其度若但睨而視之則
其以爲遠也固宜凡此皆明道不遠人之義非謂作者
有嫌遠意也

赤舄几几

狼跋篇公孫碩膚赤舄几几毛傳赤舄人君之盛履也
几几絢貌瀨案說文云擊固也讀若詩赤舄擊擊讀若
二字疑衍蓋三家有作擊擊者言其履紉之固也擊若
閑切聲轉如几

鹿鳴之什

示我周行 德音孔昭

陳氏啟源曰小雅鹿鳴篇周行訓爲至道德音孔昭訓
爲嘉賓之明德康成注禮時已作此解後箋詩方改訓
周行爲周之列位德音爲先王德教當時舍彼而取此
必有見矣瀨案鄭箋云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
周之列位如其說經當云我示周行矣我有嘉賓德音

孔昭德音承嘉賓言何以見其必爲先王之德教乎陳氏好與朱子爲難是以申鄭非公論也康成注經往往自相違異學者宜擇善而從不當先存成見陳氏又曰後儒釋經所立新說往往是先儒吐棄之餘此故爲高論使人不敢置喙耳其實先儒亦有三思之惑也

彼爾維何

采芣篇彼爾維何維常之華毛傳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瀨案說文艸部爾下曰麗爾猶靡麗也靡麗謂華盛字又作薺說文艸部薺下引詩彼薺維何

鴻雁之什

九折之澤

鶴鳴篇鶴鳴于九皋釋文引韓詩云九皋九折之澤桂
氏馥札樸曰九折者如九折之阪是也澤不得言折澤
當作皋隸作澤因譌爲澤灝案毛傳亦云皋澤也則韓
訓詩皋爲澤似非誤字水地自有曲折不獨阪有九折
桂氏謂澤不得言折非也皋訓爲澤者說文云皋大白
澤是也臭卽皋之省體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

斯干篇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毛傳
曰如人之跂竦翼爾棘棲廉也革翼也鄭箋棘戟也如
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革張其翼時灝案毛以
跂爲如人之跂竦翼非是人固無翼卽鳥之跂亦不必

竦翼也今案跂者對刺高屋之形大章篇跂彼織女傳曰跂隅貌孫毓云織女三星故然如星是也如跂斯翼言其隅角而左右分也棘訓稜廉者蓋屋脊對刺復上出如箭羽之爲三稜也鄭以棘古通作戟遂謂如人挾弓矢戟其肘非矣革者鳥舒翼之義謂兩簷高張如舒翼然也爾雅釋天名旌旗曰錯革鳥曰旗卽其義鄭謂夏暑希革亦非也如翬斯飛則軒翥飛起之象今之所謂飛簷也

節南山之什

胡爲虺蜴

正月篇胡爲虺蜴釋文云蜴星歷反字又作蜥蜴案此

音誤也爾雅釋魚螭螭蜥蜴釋文云蜴音亦說文字林
作易是蜴卽易字相承增虫旁詩音義不當有異蓋本
作蜴音亦與爾雅音義同其星歷反乃蜥之音讀說文
虫部虺下引詩胡爲虺蜥卽陸氏所云字又作蜥者蓋
蜥蜴連名單呼之或謂之蜥或謂之蜴正月之詩胡爲
虺蜴別本有作虺蜥者此經師相傳之異文而非二字
同音也淺學者習見錫緡等字多讀如析遂誤認蜴讀
爲蜥而妄加改竄耳釋文當云蜴音亦字又作蜥星歷
反爾雅音義卽其明證也

附訂方言

方言曰守宮秦晉西夏謂之守宮或謂之蠃螭或謂

之蜥易

此五字後人所增說見下

其在澤中者謂之易蜴

此易字

誤說

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蝮蝮東齊海岱謂之蝮

蝮北楚燕謂之祝蝮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而能鳴謂

之蛤解郭注蜴音析

此蜴字本作蜥今本為後人所改

灝案方言本

文作其在澤中者謂之蜥蜴上文無或謂之蜥易五

字爾雅釋文引方言澤中曰蜥蜴是其證今本作易

蜴乃傳寫之誤郭云音析本為蜥字作音後人因正

文譌為易蜴遂以析為蜴音而改郭注其後又因本

篇不見蜥蜴字據而疑為誤脫遂於上句增或謂之

蜥易五字爾雅釋文所引可見若本有此五字陸氏

斷無舍前取後而引澤中曰蜥易也以是明之

是用不集

小旻篇謀夫孔多是用不集與猶咎道爲韻顧氏炎武曰集字非韻宋王應麟詩攷序言朱子從韓詩作是用不就今本仍作集錢氏大昕曰古人音隨義轉故字或數音毛公訓集爲就卽是讀如就音灝案集古音本讀若就非讀爲就也說文集或省作集集或省作焦二字竝從集聲今本說文集从彳从木不言聲因問集讀若於彳部故略之全書此類不可枚舉就與焦聲近彳本音讀若雜徂合切聲轉爲焦集又讀若輯秦入切焦就輯雜皆一聲之轉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

小宛篇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毛傳螟蛉桑蟲也蜾蠃蒲

虛也鄭箋云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陸璣疏云螺贏土蜂也似蜂而小晉取桑蟲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爲其子余弟潘曰本草蠨蛸一名土蜂陶隱居云土蜂一種黑色罽甚細銜泥于人壁及器物邊作房生子如粟米大乃捕取草上青蜘蛛十餘置其中仍塞口以俟其子大爲糧也其一種入蘆竹管中者亦取草上青蟲一名果蠃或言細罽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己子斯爲謬矣陶氏此說目驗信然掌禹錫戴侗諸家說竝同濟案法言學行篇螟蠕之子燼而逢螺贏祝之日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康成蓋沿子雲之誤說文亦

曰天地之性細習純雉無子引詩云云自是以後學者皆承譌襲謬而螟蛉爲養子遂成不刊之典矣陶隱居說至明而人猶疑之者則以詩言敎誨爾子式穀似之與敎祝類我之說相近故也然細繹詩意實不如此解詩言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蠋蠃負之文義相對皆謂取以爲食也螟蛉不能庇其子蠋蠃則得以養其子託興遙淡下云敎誨爾子式穀似之自謂善敎養其子未可泥一似字指爲他人子也次章云毋忝爾所生則非養他人子明矣列女傳楚子發母篇君子謂子發母能以敎誨詩云敎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子發亦非養子也

宐岸宐獄

宐岸宐獄毛傳岸訟也釋文岸韓詩作犴音同云鄉亭之繫曰犴朝延曰獄鄭注周禮射人云大射體犴作干讀如宐犴宐獄之犴犴胡犬也說文犴或作犴引詩曰宐犴宐獄犴岸古字通獄名犴狴蓋取犬善守之意

握粟出卜

握粟出卜徐氏鍇曰楚辭曰懷桂精而要之精祭神之精米也史記曰者傳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則精亦所以爲卜之資也詩曰握粟出卜是也灝案卜筮以精精祭神因以貽卜者此蓋古之遺也

聖人莫之

巧言篇秩秩大猷聖人莫之毛傳莫謀也灝案廣雅莫布也

成是貝錦

巷伯篇斐兮斐兮成是貝錦毛傳斐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灝案相貝經云貝盈尺狀如赤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章謂之朱貝青地綠文謂之綬貝黑文黃蓋謂之霞貝又有溜貝濯貝備貝慧貝之目蓋貝有五色文采故織錦謂之貝錦也爾雅貝亦有多名相貝經傳本甚少惟見於說郛故錄而存之

谷風之什

鮮民

蓼莪篇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毛傳鮮寡也鄭箋此
言供養日寡矣而我尚不得終養恨之言也灝案供養
日寡而謂之寡民未免迂曲鮮當讀爲斯鮮民猶斯民
也瓠葉箋曰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齊魯之閒聲近斯
爾雅釋詁釋文云鮮本或作誓沈云古斯字案字書誓
先奚反以上釋文是鮮斯古同聲通用傳箋皆失之

不以服箱

大東篇晚彼牽牛不以服箱毛傳服牝服也箱大車之
箱也灝案輿中載物處形如箱篋謂之車箱賈公彥曰
車內容物之處爲箱是也詩言服箱猶云駕車大鄭注
考工記曰服讀爲負是也張衡思元賦繫轡裹以服箱

謂繫良馬而駕牛車也服箱者牛之所有事故詩人以
喻牽牛星矣牝牛駕車謂之牝服其後相承遂以爲車
名考工記大車牝服羊車柏車是也毛以牝服釋服字
欠分晰

維北有斗

維南有箕維北有斗正義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
唯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
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
東井推此則箕斗竝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
言南箕北斗也王氏念孫曰經言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南斗之柄常向西而高於魁故云西柄又云揭揭高舉

之名也若北斗之柄固不常指西卽指西亦不得云揭也且經先言南有箕後言北有斗明箕斗南北相連也灝案詩中天漢織女牽牛皆舉一時所見而言不必斗柄常指西乃言西柄也啟明長庚則兼昏旦而言故又曰有掾天畢天畢亦旦見月令孟秋昏建星中旦畢中旦畢入度中建星附南斗魁上與南箕同時並見故知天畢爲旦見不必皆相連也孔王二說皆未確朱子集傳以斗爲北斗是也南斗在箕左上偏吾粵北極出地二十三度舉頭卽見若山東濟南府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序云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馬春秋莊十年齊師滅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案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北斗愈高則南斗愈下豈得謂南斗在北乎今夏秋之交時加

戊亥箕在南方其時北斗正西移而柄高於魁可目驗也

祇自疵兮

無將大車篇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疵兮
宋劉彝曰疵當作瘖顧氏詩本音采其說以唐石經此
字作瘖爲唐人避諱所改但說文無瘖字故段氏若膺
斥爲臆說然此篇三章皆隔句用韻獨瘖字失韻必是
譌字無疑段氏於古音所不通者概以合韻當之非也
竊謂瘖乃瘖之譌唐人避諱改瘖作瘖傳寫又脫其下
遂成瘖耳桑柔篇多我觀瘖箋云病也正與此同

畏此罪罟

罪罟不收

天降罪罟

小明篇畏此罪罟毛傳罟網也鄭箋云畏此刑罪羅網
大雅瞻卬篇罪罟不收傳曰罪罟設罪以爲罟箋云時
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歛召旻云天降罪罟箋云
王施刑罪以羅網天下灝案罪罟二字連文說文罪捕
魚竹网罟网也蓋人罹於法似魚入於罪罟因假其義
天降罪罟猶言天之降罔罔古網字也文說罪罟不收
言設網以陷人於刑辟而不收也畏此罪罟與下文畏
此譴怒畏此反覆句法正同傳箋皆失之畢辜卽罪罟
以辜似皇字改爲罪於是凡
詩言辜辜者悉改作罪辜矣

甫田之什

韓琇有琬

鞞琫有琕毛傳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琕下飾天子玉琫而琕琕諸侯璆琫而璆琕大夫璆琫而璆琕士璆琫而璆琕戴氏震曰琕下飾當爲鞞下飾琕文飾貌有琕與首章有璆句琕同說文訓鞞爲刀室誤也灝案戴氏謂琕文飾貌是也至說文鞞訓刀室則不誤段注云鞞之言鞞也刀室所以鞞讀刀者漢人曰削俗作鞞琫之言泰也人所捧握也其飾曰璆琕之言鞞也刀室之末其飾曰琕古文作璆凡刀劍以所執爲上是也灝謂琕之義本是渾言文飾故兼鞞琫而曰有琕左氏桓二年傳璆率鞞鞞卽鞞琫也蓋刀室曰鞞人手所握處曰鞞故鞞鞞連文手所握處或以玉飾之遂別作璆於是得以

飾於鞞者謂之琕故以玉琕琕瑩环琕琕對稱又別作琕耳

閉關車之鞞兮

車鞞篇閉關車之鞞兮毛傳閉關設鞞也集傳閉關設鞞聲也呂氏讀詩記引董道曰說文鞞車聲也車鍵而行則有聲故古人以閉關爲聲其說本此灝案說文云鞞車軸箭鍵也鞞車聲也一曰鞞鍵也是鞞卽鞞之異文古車鞞貫軸箭孔以關鞞不得有聲謂閉關爲設鞞聲者似誤然三覆文義閉關自屬狀聲之辭且許說當有所本蓋車行脂軸以利轉軸與鞞相切作聲詩人渾言遂指爲鞞後人因訓鞞爲車聲耳旣夕禮主人乘惡

車木鎔鄭注取少聲今文鎔爲鎔賈疏車鎔常用金喪
用木是取少聲也鎔說文作輶云輶輶也顏師古注
急就篇曰鎔輶輶之鐵也是軸與輶相切聲從鎔出非
由輶也今文鎔爲輶者蓋鎔鎔連文鎔輶卽輶輶渾言之得
通稱也故方言曰關之東西曰輶南楚曰輶說文輶
車輶也

通介堂經說卷十五

徐灝學

毛詩三

文王之什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

文王篇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戴氏震曰案詩之意以周德昭於天故曰丕顯以天命適應乎民心故曰丕時灝案戴說不顯當爲丕顯是也其以不時爲丕時則誤帝命不時猶言天命靡常承上文其命維新而言也

不顯亦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毛傳不世顯德乎十者世祿也鄭

箋凡周之士謂其臣有光明之德者亦得世世在位顯
案不顯當爲丕顯與上文同亦讀爲奕言奕世丕顯也
傳箋皆失之後漢書袁術傳注作不顯奕代

抹之陬陬

餘篇抹之陬陬度之敷敷毛傳抹藥也陬陬眾也度居
也言百姓之勸勉也鄭箋抹桴也度猶投也築牆者桴
聚壤土盛之以藥而投諸版中灝案抹者剗手之狀因
以爲凡器宛中可載物者之稱故以藥盛土謂之抹也
詳見說文
義手部又毛以度之敷敷別爲一事似不如鄭義爲
優

行道兌矣

繇篇柞械拔矣行道兌矣毛傳兌成蹊也鄭箋云其行道士眾兌然不有征伐之意灝案傳箋皆未確兌古悅字易傳兌說也說即悅字言行道之人皆悅也兌與拔爲韻皇矣篇柞械斯拔松柏斯兌與此音義同毛彼傳云兌易直也易直卽悅茂之意

無射亦保 無射于人斯

思齊篇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毛傳曰以顯臨之保安無廐也鄭箋云保猶居也文王之在辟廐也有賢才之質而不昧者亦得觀於禮於六藝無射才者亦得居於位灝案毛訓射爲厭是也以爲厭憎則非也以周頌傳知之說見後鄭讀射如字尤誤今案射訓爲厭周南葛覃篇服之無射毛傳厭也繇衣

作服之無射是黻射射厭極也晉語民志無厭無射猶言古通故同訓爲厭韋注厭極也無極與不顯相對周頌清廟篇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與此義同毛彼傳云不見厭於人矣鄭云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皆未協也

古之人無黻

古之人無黻譽髦斯士毛傳曰古之人無厭於有名譽之俊士鄭箋云古人謂聖王明君也口無擇言身無擇行以身化其臣下故令此士皆有名譽於天下成其俊人之美也顏案毛訓黻爲厭是以九字爲句非也鄭讀黻爲擇得之說文云擇敗也引商書曰彝倫攸彝擇與黻擇古同聲相通王氏引之曰呂刑云敬忌罔有擇言

枉身言必敬必戒罔或有敗言出乎身也經口無擇
言身無擇行言口無敗言身無敗行也說經鄭義蓋
與此同

其蓄其翳

皇矣篇作之屏之其蓄其翳毛傳木立於曰蓄自斲曰
翳灝案爾雅本作木自斲神立於櫛蔽者翳木相磨櫛
傳文亦本作蔽今作斲者乃後人所改何以明之爾雅
釋文於蔽者翳句竝無別本作斲者詩釋文云自斲本
或作蔽此卽毛傳原文也釋文引韓詩翳作斲正義引
李巡云斲於也然則李巡因韓詩而誤改之耳餘見爾
雅

維此王季 比于文王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正義曰昭二十八年左傳言維此文王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臧氏琳曰王肅好與鄭氏相難故反據三家誤本以改毛氏正經使無識者見之必謂肅本毛詩與三家及左傳合鄭箋作王季爲誤矣肅之伎倆心術自唐以來無能知之者我不得不痛切昌言之左傳古文也當與毛詩合而亦作文王者因漢時三家盛行毛詩不立於學官傳左氏者多習韓魯詩遂誤作文王也且左傳釋比于文王之文爲經緯天地曰文毛公作訓詁傳正本之皆言以王季之德比於古昔經緯天地

之于如上亦作文王謂以周文王比古文王終不免涉
嫌故知左傳當本作王季也杜預注云詩大雅美文王
能王大國受天福施及子孫已不知文王當爲王季如
隋唐之儒劉炫陸德明孔穎達等又無論矣以上說
鄭箋本作王季王肅注本作文王不能定其孰是則兩
存之可也謂王肅私改以與鄭爲難亦猶之可也至於
三家之文則與毛詩本多異同今以惡王肅之故並斥
三家爲誤且謂左氏亦傳習之者誤果何據耶王肅與
杜預同時如其私改毛詩元凱不當從之故謂左氏爲
習三家詩者所改不知三家又誰改耶平心而論當以
文王爲是作王季者蓋涉上文維此王季而誤左氏及

三家詩固足以互證卽以本經證之序云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脩德莫若文王是此詩以文王爲主上章美王季之德此章自當專美文王且詩明言王此大邦非文王不克當此段氏玉裁曰樂記注言文王之德皆能如此所見詩亦是維此文王則康成固不專主一說矣比于文王者比及也言及文王而旣受帝祚施於孫子與上章先美王季之德後云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正同再言文王者承上文申言之烝民篇仲山甫出祖下云王命仲山甫是其例也自誤解爲比方之比於是以文王比文王爲嫌遂以爲古者經緯天地之王臧氏旣堅執維此文王爲是則以王季比文王無嫌矣願反從

左氏之說而又以王季比古之文王蔑其所言皆漫無定見輒謂杜氏有所不知而隋唐諸儒皆無足論甚矣其言之過也

誕先登于岸

錢氏大昕曰詩皇矣誕先登于岸傳以岸爲高位謂先天下升於高位也箋云誕大登成岸訟也天語文王欲廣大德美當先平訟正曲直也訓岸爲訟本於小宛宐岸宐獄依此說方與下文伐密意相應宋儒以爲先登道岸未知所本始取佛家彼岸之語惠仲孺譏其援釋入儒非過論也灝案小宛釋文岸韓詩作犴鹽鐵論引同則宐岸之岸爲犴之假借鄭注周禮射人作宐犴宐

獄此先登于岸非其義下文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是舉
兵伐密矣豈平獄訟之謂乎此當從毛傳訓高位爲長
不已成之

靈臺篇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毛傳不日有成也灝案左
思魏都賦楸梓木蘭次舍甲乙西南其戶成之匪日卽
用此詩成之匪日蓋謂不限其時日與毛義異鄭箋云
眾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勸其事忘己勞也亦言
文王不尅期成之而民自急爲之與下文經始勿亟庶
民子來語意尤合

生民之什

室家之壺

既醉篇其類維何室家之壺毛傳壺廣也灝案壺說又作盥云宮中道从口象宮垣道上之形室家之壺猶言室家之道故周語叔向引此詩而說之曰壺也者廣裕民人之謂也此亦道路引申爲道德之義也

我言維服

板篇我言維服勿以爲笑箋云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灝案服當訓行左氏文十八年傳服讒范惡管子權脩篇上身服以先之幼官篇服忠用信則王荀子宥坐篇言我言維行勿以爲笑也鄭上先服之注並云服行也箋失之

蕩之什

內異于中國

蕩篇內吳于中國覃及鬼方毛傳吳怒也不醉而怒曰
吳顧案毛以上章言厲王沈湎於酒故此云不醉而怒
實非詩意今案吳之言迫也說文吳壯大也一曰謂喪迫也吳即吳之省謂喪
亂日迫也文選魏都賦姦回內蠱兵纏紫微蠱俗吳字
張載注引此詩云漢室之亂起於閹官故曰內蠱此蓋
三家舊說姦回內蠱猶言姦回內迫也

萬民靡不承

抑篇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鄭箋云王之子孫敬戒行
王之教令天下之民不順承之乎言順承也戴氏琳曰
經本作萬民不承靡字後人竄入如有靡字文義已明
鄭可毋庸箋矣灝案臧說是也然此不字當讀爲丕卽

孟子引書丕承哉之義釋文云一本靡作是當云靡不
作是蓋一本作萬民是承也

國步斯頻

桑柔篇國步斯頻毛傳頻急也鄭箋云頻猶比也哀哉
國家之政行此禍害比比然灝案頻說文作顛云水厓
人所賓附頻蹙不前而止易復六三頻復虞注頻蹙也
國步斯頻言國步日蹙毛訓頻爲急近之鄭訓爲比則
非其義矣

靡所止疑

傳曰疑定也灝案疑讀爲疑釋文疑魚陟反是也士昏
禮鄉飲酒禮鄉射禮公食大夫禮皆云疑立鄭注疑讀

爲乞然從於趙盾之乞疑正立自定之貌釋文疑魚乞
反又音疑疑立謂疑然而立也靡所止疑言無所止定
定猶立也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毛傳濯所以救熱也禮亦所以救
亂也段氏玉裁曰左傳北宮文子引詩云禮之於政如
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毛傳正合北宮文子
語意尋詩意執熱言觸熱苦熱濯謂浴也謂誰能苦熱
而不深浴以潔其體以求涼快者乎乃常情常事凡爲
熱水所湯者不可以冷水浸漱詩鄭箋孟子趙注朱注
左傳杜注皆云濯其手轉使意晦由泥於執字耳杜子

美詩云爾曹輕執熱爲我忍煩但又云解熱藉子脩執
熱露白頭得左氏毛公正解矣顧案周興嗣千文云懷
垢想浴執熱願涼韓昌黎荅張籍書云灑然若執熱者
之濯清風也亦謂澡浴納涼此皆習見之書而學者多
忽之

靡有孑遺

雲漢篇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毛傳孑然遺失也灝案孑
然釋詩之孑字失訓遺也讀者多以孑然遺失爲一句
殊誤然毛以失訓遺亦未善遺當訓留與下文則不我
遺同義孑然獨立之貌漢書功臣表序曰靡有孑遺蓋
謂無有孑然遺留者甚言之也鄭箋云今其餘無有孑

遺者言又餓病也以餓病爲解仍失之拘蓋其意以民
無子遺言之過甚非事實故也不知孟子已云信斯言
也是周無遺民也則固謂民無子然遺留矣設詩者不
得舍孟子而從毛鄭惟不以辟害意可耳孔疏云子然
孤獨之貌謂無有子然得遺溺是也然訓遺爲溺仍未
安

秬鬯一卣

江漢篇秬鬯一卣毛傳秬黑黍也鬯香草也築煮合而
鬱之曰鬯鄭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正義曰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之
酒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鬱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

草者蓋亦謂鬱爲鬱草體結有和鬱之草中候有鬱草
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也以其可和和鬱故謂之鬱草毛
言鬱草蓋亦然也言築煮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煮
之乃與和鬱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
鬱未和不爲鬱與鄭異也瀨案疏釋毛義極昭晰鄭但
云黑黍酒其說未詳周禮鬱人云和鬱不和鬱者亦誤
辨見白虎通攷黜篇曰和者黑黍一稗二米鬱者以百
周禮之香鬱金合而釀之成爲鬱郊特牲疏引盧植云言
取草芬芳香者與和黍鬱合釀之成必爲鬱也馬融說
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鬱也竝與毛同說文云鬱以
和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許意亦謂和釀鬱艸合

爲鬱故鬱必兼鬱言之鬱之言抑鬱也鬱之言條暢也
秬醴本無鬱名因今於香草而曰鬱酒香草本無鬱名
因和以秬醴而曰鬱草以造字言必先有鬱而後有鬱
則知香草本無鬱名故盧植云取草芬芳者泛言眾
草也互言之則可謂之鬱草亦可謂之鬱酒渾言則通
謂之鬱鬱耳

匪紹匪遊 匪安匪遊 匪安匪舒

常武篇王舒保作匪紹匪遊毛傳舒徐也保安也匪紹
匪遊不敢繼以敖遊也箋云作行也紹緩也王舒安謂
軍行三十里亦非解緩也亦非敖遊也灝案匪當爲語
詞說見通釋匪紹匪遊乃形容安舒之貌與下文王奮厥武

如震如怒王族暉暉如飛如翰如江如漢皆上下文義
相承不得謂非解縱非放遊也紹者舒徐之義亦不得
訓爲繼也江漢篇匪安匪遊匪安匪舒小雅桑扈篇彼
交匪敖采芣篇彼交匪紆二彼字讀爲匪文義略同傳箋皆失
之

魯頌

駟駒牡馬

顏氏家訓書證篇曰詩云駟駒牡馬江南書皆作牝牡
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鄒下博士見難云駟頌既
美僖公牧于坰野之事何限駟騁乎駟牝馬騁牝馬余嘗曰毛
傳云駟駒良馬腹幹肥張也良馬天子以駕玉輅諸侯

以充朝聘郊祀必無驪也瀨案顏氏以作牡者爲是得之然猶未知其義也凡馬在廐在野皆不欲令牝牡雜處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游北于牧仲夏游北別羣則繫騰駒畜頌之駟駟牡馬鄭風之駟牝三千皆以牝牡而別其羣也

有騊有雉

有騊有雉毛傳赤身黑鬣曰騊黑身白鬣曰雉正義曰騊雉爾雅無文檢定本集注及徐言皆作騊字而俗本多作駟字爾雅有騊白駟謂赤白雜色駟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騊白曰駟謂赤白雜色爾雅爲說若此亦爲駟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樊光孫炎皆

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爲維但不知黑身白
鼠何所出耳灝案維非馬名且維出不倫其爲譌語明
然正義所稱俗本作駁者乃是也爾雅駟白駁正義詩
之有駟有駁蓋經文本是駁字毛傳本作赤身白鼠曰
駁轉寫駁誤爲駘因與上句重出故改爲維而傳文赤
字又譌作黑遂不可通說文云駟赤馬黑毛尾也爾雅
以駟之白者曰駁則駁爲赤身白鼠明矣有駟有駁既
與爾雅文協而字句不複音韻亦諧是本作駁無疑也
赤身白鼠之文旣合駁之義訓又與東山詩傳同條其
實則黑字之爲譌體亦無疑也孔冲遠墨守傳注之誤
字輕棄本經之正文抑亦不知所擇矣

懔彼淮夷

泮水篇懔彼淮夷來獻其璞毛傳懔遠行貌灝案說文云懔覺寤也引詩懔彼淮夷此當用許義爲長言淮夷既叛而服懔然覺寤故來獻其璞耳

實始翦商

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毛傳翦齊也鄭箋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是始斷商灝案翦之言勤也勤商謂勤王家也周自后稷封邵子不窋失其官而鼠於戎翟之閒迨公劉遷豳猶密通戎翟至大王居岐始勤王家故曰實始翦商爾雅釋詁曰翦勤也祭統衛

孔懼之鼎銘曰其勤公家與此同義傳箋皆失之後儒訓翦爲滅而又爲之回護謂大王非有滅商之事因周室於是始興故曰翦商九未協於義也作此篇後四書釋地則商氏紫司已先有是說與余同闢氏不以爲然而無辭以折之但云于牧之野及武王之旅猶得解作大王勤勞於商乎余謂閻氏信口支吾不顧義理夫于牧之野然則大王爲操懿乎此甚有關係不可不辨故雖前人先我而有亦存之

商頌

在武丁孫子

元鳥篇商之先后受命不始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毛傳武丁高宗也鄭箋商之先君受天命而行之不解怠者在高宗之孫子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

王德於天下無所不勝服正義述毛云高宗武丁善爲人之孫子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述鄭云由高宗功被後世故子孫能服天下也王氏引之曰武丁罔善爲人子孫然省去善爲人三字而謂之武丁孫子則文不達義若以爲高宗之孫子則此詩本祀高宗何得不美高宗而美高宗之孫子乎且武王乃殷人稱湯之詞不得又以爲武丁及其孫子之稱鄭訓爲武功王德武之與王意義不倫竊疑經文兩言武丁皆武王之譌而武王靡不勝則武丁之譌顯案王氏所駁是也但謂武丁武王互譌則無所依據武丁孫子自指高宗言長發篇武王載旃傳曰武王湯也則此武王亦指湯詩言武丁

孫子者對上文武湯而稱孫子也武王庶不勝言武
丁鑽承武王之業於武王爲能勝其任也正義釋作武
丁善爲人之孫子自是冲遠之失毛傳未嘗有誤經文
本自明白不空臆改之也

幅隕既長

長發篇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毛傳幅廣
也隕均也鄭箋隕當作圓圓謂周也正義曰幅如布帛
之幅故爲廣也王氏引之曰依傳則廣也均也長也三
義並列經當言幅隕且長文義方明何得云幅隕既長
乎毛義未爲得也依箋則隕與圓同釋文圓音還又音
圓音還則取還繞之義國之疆域無不四而還繞者何

待禹廣大之而殆然乎音圓則疆域之長短參差往往而有安必其形之皆圓乎箋義亦未安也說文云幅布帛廣也幅爲布帛之廣非地廣之稱也徧攷書傳無謂地廣爲幅者若謂疆域如布帛之幅則幅上當加如布帛之匹字其義始著豈得荀簡其文而直謂之幅乎今案幅讀爲福隕讀爲云古字假借言當禹敷下土疆理大國之時商之福祥旣已長矣故曰福云旣長云語助也灝案古字固多假借然亦須有所依據或因其義類推而得之未有無端改讀者王說非也愚謂布帛之廣謂之幅引申之則地之廣亦謂之幅隕當如鄭箋讀爲圓圓不必定如規亦非還繞之謂鄭云圓謂周者言國

之周境耳幅爲布帛之稱而疆土謂之幅隕亦猶輪木車輪之名而地域謂之廣輪裔木衣裾之名而邊境謂之四裔語言文字相因而致者遽數之不能終也況上文云敷禹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則幅隕亦指圻內而言明矣何足疑乎

不競不綌

不競不綌不剛不柔毛傳綌急也鄭箋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段氏玉裁曰後儒好異乃以緩釋綌於字音不洽矣綌之言糾也見說文糸部注灝案集傳云競疆綌緩也朱子之意蓋以剛柔反對故訓綌爲緩以與競疆義反對原非好爲立異然綌不可訓緩也从求之字如迷

歛聚也茱茱櫟實林櫟實說文見皆有結聚義與緩義不
倫故爲段氏所譏今案綵蓋絲之糾結者故其引申之
義爲急說文云競彊語也一曰逐也从詒从二人蓋競
之本義爲二人爭言引申爲凡相爭之稱又爲相逐之
義競訓分爭綵爲糾結二義亦反相對也

采入其阻

殷武篇撻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哀荆之旅毛傳
采澁衷聚也鄭箋采冒也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
克其軍卒而俘虜其士眾灝案采者采之省體因俗書
澁字作深毛傳又訓采爲澁後人遂誤認采卽突字耳
說文云采周行之繫傳本作周也周乃冒从网米聲引

詩采入其阻武移切是此字本作采釋文標采人二字
云面規反毛漢也鄭冒也說文作采从兩米云冒也面
規之音正與武移切同亦足證采非突字毛訓采爲漢
鄭訓爲冒義相成耳此字唐石經宋小字本相臺本十
行本作采竝誤岡本明監本汲古閣本作采與釋文同
是也而校勘記反以爲非又云依字當作采蓋未悟采
卽采之省也嘉慶中木瀆周氏彙刻毛詩傳箋或疑作采獨得其正蓋用惠徵君棟校本毛傳訓采爲漢安知非毛本作突此殊不然許君於詩
宗毛氏若毛本作突則說文引詩當載之穴部突下矣
且隋唐以前諸本果有作突者陸氏豈未之見何無一
語及之邪